

軍人不是天生的

第一部

康·西蒙諾夫著

軍人不是天生的

第一 部

〔苏联〕康·西蒙諾夫著

丰一吟 馮鶴齡 李俱民譯

第 一 章

各团团长在师长这里迎接新年之后，分头散去。最后离开的是三三二团团长巴拉班諾夫少校。謝尔皮林一声不吭地同他握手，意思表示：“我知道，你还想补充几句，可是你别多补充啦。明白我的意思嗎，巴拉班諾夫？”

他真想把这話說出来，可还是忍住了。人家到底是团长啊。如果老是让一个人感觉到你不信任他的良心，他就可能連剩下的这一点良心也丧失掉。

这次接待客人是在参謀长皮金上校的掩蔽部里。这是所有掩蔽部中最宽敞的一个，床边还挂着参謀长的妻子寄来的壁毯。送走了客人，謝尔皮林、皮金和政治副师长团級政委^① 別列日諾依三个人穿上外衣，走到戶外。

“二十三点整。迎接新年的第一步按計劃完成了，沒

① 在当时，部队里的政委制已改为政治副指揮員制，但政治工作人員的軍銜如营級政委、一級营級政委、团級政委、旅級政委等，还保存着。——原注

耽誤，”皮金卷起皮袄的袖子，用提灯照一照手表，說。“在除夕的钟声敲响以前，他們都可以回到自己团里，各人尽各人酒量，举杯庆祝了！”

“我总希望有些人喝酒能节制点，”謝尔皮林說。“我为巴拉班諾夫担心。……”

“没关系，列瓦紹夫会制止他，”別列日諾依說。

“是嘛，你的列瓦紹夫会制止他的！”

“怎么，釘头碰鉄头？……”

謝尔皮林沒有回答。他既不想爭論，也不想說話，只希望在寒冷的高空下默不作声地站一会儿，体会一下苍穹的高远和庄严。

万籟俱寂，只能隱約听见风吹积雪的微弱的风声。从这儿望不见伏尔加河，它位于左翼战綫后面老远老远的冰天雪地之中；尽管如此，此刻謝尔皮林却能在想象中感觉到它：既感觉到它的寒气，又感觉到它的辽阔，河那边沿岸伸展着一片无边无际的雪地，雪地上有几条給狂风吹得盖满了雪的道路，还有一条細得好像丢在雪里的黑头发似的单軌支綫，这条支綫从紅庫特通往厄耳頓，那里是大后方，医院，医院……

前面是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到底沒能完全占領这座城市，而現在已經被我軍包围了六个星期。在那儿的冰坑里，駐扎着德軍——共有二十二个师，他們据守长达二百公里的大包围圈內的环形防綫，坐在那里等着！謝尔

皮林可以清楚地想象，被包围的人能等到些什么：他們等待我們冲击，等待救援，等待突围的命令，等待奇迹，等待覆沒，——就是这么一些。

我軍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的战斗之后，已經两三个星期沒有冲击，一直在做准备工作。今天，在这新年的前夜，斯大林格勒西北这一帶，战争很少动静。前沿陣地上爆发了一个迫击炮弹，打了一梭机枪子弹，后来，在包围圈內的德国人那边发生了一次猛烈的爆炸，爆炸声隱約地从远方传来，好象一声叹息。接着，一切又都寂靜无声了。

整个战争规模之大，实在难以想象。可是謝尔皮林在他的师駐扎着等候进攻的这一小截包围圈上傾听着一片沉寂，却能清楚地設想：今天这一夜对于那些正在进行主力战的地方來說，意味着什么，——例如在南方，在往罗斯托夫半途光秃秃的草原上；或者在西南方，塔秦斯卡亚近郊的那一片草原上；或者在此刻正拦断离此三百公里的德国人后方的沃罗涅日战綫上，切尔特科沃和米列罗沃两地附近。

那里可以聞到战争的气息：汽油味道啦，烟子啦，燃烧的鉄啦，火药啦。坦克的履帶軋軋地响，机枪頻頻地射击，犹如战神在摩拳擦掌。它翻倒在雪地里，在火力下重又撑起胳膊肘和膝盖爬了起来，嘶哑着嗓子喊“嗚啦”，罵着粗野难听的話，輕声地呼喚“媽媽”，这样一步一跌地向

前走着，跑着，在自己身后烟雾弥漫、脚印凌乱的雪地上留下皮袄和軍大衣的痕迹。

在战斗正酣的地方，今天对人們來說根本談不上什么除夕，他們已經記不得这个日子了。

他是軍人，知道軍人在战争时期不該东奔西走、寻找战争激烈的场所，而應該靜待时机的到来。现在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师开到震撼南俄罗斯平原的大动乱的正中心去；可是，尽管他理智上知道不能这样做，他的心却感觉到从那里传来一陣陣庄严可怕的震动。这一点可以从他說話的声音中听出，他在沉默良久之后說：“是啊，我們这儿现在是一片寂靜……”

“在这样的夜晚，其实我們也不該沉默，要能打仗該多好！”別列日諾依說。

“好哇，那你就到前沿去扫一陣子机枪！至少政治报告上就可以写上这样的材料了：积极的軍事行动，我們在作战，並沒有沉默，並沒有丧失战斗意志……”謝尔皮林用嘲諷的語气回答。

別列日諾依的話激恼了他。人們竟还有这样愚蠢的习惯：来到前沿陣地，如果此刻那儿恰好是靜悄悄的，他就非得开火而引起对方回击不可，仿佛当兵的所經受的遭遇还嫌不够似的。別列日諾依說这是“提高积极性”，实际上不过是頑童的輕举妄动。况且就年龄來說也不相称：他都快四十啦！你要冒自己生命危險和別人的生命

危險來遲能，只怕遲不了多久吧！

“難道我指的是這個嗎，費多爾·費多羅維奇？”別列日諾依說。他差點兒冒起火來，可是忍住了。

“那你指的是什麼呢，馬特威·伊里奇？”

“我是一般地說說……”

“什麼叫做‘一般地’？你是建議今天夜里發動攻勢嗎？怎麼，由我們通知司令部，還是自己先動手，讓他們配合作戰？”

“你干麼老是盯着我，費多爾·費多羅維奇？是為了過節才這樣嗎？”別列日諾依同他頂嘴。

“我老是盯着你，我的好朋友，那是因為我昨天在司令那兒開會，就聽見過這個絕妙的主張，說是要在今天夜里鬧它一陣子，不讓德國人太太平平過新年。同時也不讓自己太太平平過新年。我聽了這話就反對。我提出自己的看法，說如果要利用新年前夜正式進攻，那是有道理的。可是如果僅僅為了鬧一陣子，那就應該體恤自己，也體恤戰士們，別搞掉他們這一夜了。再說，德國人過新年，沒有過聖誕節那麼隆重。在聖誕節的時候，倒是該鬧它一陣子。幸亏軍委支持我。可我刚把上面頂回去，你又從下面冒出來……”

謝爾皮林帶着黑暗中看不見的笑容擁抱別列日諾依，親切地拍拍他的肩膀。

“看在節日面上，別生我的氣，不然我們要吵一年

架了！讓我們再看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按兵不動，——司令把这任务留給各师师长处理。”

“左右两个团现在沒吭声，”皮金說。

“两个团长在巴久克那儿也沒吭声，”謝尔皮林說。
“直到我反駁，扎哈罗夫支持我的时候，我才从他們面部表情上看出，他們也是贊成按兵不動的。”

“他們自己不愿意提出反駁来打扰巴久克，”皮金挖苦地說。

“你以为我愿意嗎？”謝尔皮林說。“大家一样都是人，我也是坐在那儿等別人先提。”

“已經二十三点十分啦，”皮金又用提灯照一照手表，說。

“我看你天不怕地不怕，待会儿还会开亮了汽车的前灯行路呢……”

“咳，他們现在才顾不到这个！”皮金向德国人那儿揮一揮手，“我們回去吧？不然要冻僵啦。……”

“欢迎你們到我屋里去，”謝尔皮林說。“讓我們听听除夕的钟声，喝喝茶……”

“你們先走吧，我随后就来，”皮金說，“我还要去拿一样东西。”

他轉身走向自己的掩蔽部去，謝尔皮林和別列日諾依来到謝尔皮林的掩蔽部里。

“普季津，想办法給我們弄一壺茶来，”謝尔皮林对自

己的传令兵說，这时候他和別列日諾依正在穿过掩蔽部里被他戏称为“澡堂脫衣間”的前室去。

“澡堂脫衣間”里放着普季津的木床，上面挂着一块两用大油布^①，还砌着一只自制的炉灶，灶面伸展到掩蔽部的另一个正房里。

“怎么，真的要喝茶嗎？”他們在桌旁坐下之后，別列日諾依問。

“真的。除非皮金打破我的計劃。刚才我当他的面批評了你，你沒見怪吧？”

“当他的面不当他的面，有什么两样？我和皮金在各种场合下打过多交道，还有什么可保密的！”

“这話倒也不錯，”謝尔皮林說。

可是他心里想：要不是为了別列日諾依的地位新近发生了变化，本来他不会問別列日諾依見怪不見怪的問題的，——他以前是师部的政委，在单一指揮制的命令发布以后，当了政治副师长。謝尔皮林深信这道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它只是証实了战争中实际形成的局面并加以总结而已。如果說这道命令在某些地方改变了指揮人員和政治工作人員的关系，那么，这种对战争不利的不正常关系也只是由于指揮員的弱点或双方互不了解所引起的，——现在的战争可不比古罗斯时代諾夫哥罗德的市

① 一种既可作雨衣又可作帳幕的油布。

民會議啊！他和別列日諾依之間，幸而沒有這種情況。但謝爾皮林還是感到：別列日諾依心底里著實惋惜這個年輕時就習慣了的“政委”的高貴稱號。儘管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好，但職位上有這樣的變更，畢竟使他痛苦。

不知是別列日諾依猜到了謝爾皮林在想什麼呢，還是他自己正在想這件事，總之，他在桌旁坐了一會兒，開口說：

“費多爾·費多羅維奇，你別老是擔心，生怕我剛擔任新的職務會不痛快。你要知道，我們政治工作人員對於自己的職銜總是放在最後考慮的！”

“這話該怎麼理解？”謝爾皮林問。“你們政治工作人員，是為理想而奮鬥的戰士；而我們指揮人員，就專門為官銜和名位打算？是這意思嗎？”

“你扯到哪里去了，這一下我可認識你啦！”別列日諾依笑了起來。“往後我們倆就一直抬杠吧！最近一段時間，我還以為你把我當作孵化器里的小雞，老是裹在棉花里呢。”

“還裹在棉花里呢！”謝爾皮林尷尬地一笑，突然問起他早就想問的話來：“你那些個政治副團長對他們的新職位能習慣嗎？”

“沒什麼。既然是黨的命令，他們總會習慣的，”別列日諾依說。“只有列瓦紹夫一個人找我談過話，他請求在授予新軍銜的時候，立刻就給他一個隊列職務，他不願意

当巴拉班諾夫的政治副团长，他們两个人在一起，就象猫和狗一样合不来。你看他当一个頂刮刮的营长能行吧！”

“行，比营长再大些也行，”謝尔皮林沉思着說，“可是团里少掉这样一个政治工作人員，很可惜。如果巴拉班諾夫还是留在团里，更不用說了。”

“他还是留下来嗎？”

“你別触痛我的伤口。你也知道，有人强要我用他！如果你让步，不把問題攤出来，以后就会几夜睡不好觉：你的罪过会有多重啊？带着我最难信任的团长开始进攻，——我心里总有疙瘩！”

“別难过，費多尔·費多罗維奇，”別列日諾依說，“我們这一师很好，单是一个巴拉班諾夫，坏不了事。”

“这該怎么說呢！”

传令兵端来了茶壶、茶叶和杯子。

“就是这么回事，政委，”謝尔皮林等传令兵出去之后，这样說。他习惯了这样称呼別列日諾依。“只怪我自己不該任用巴拉班諾夫。开头几天我仔細观察，一心希望証实司令是对的，我錯了，可是现在事情已經明摆在这里，原来他还是个酒鬼！那还有什么希望呢！你怎么，要浓一点？”

“要浓一点。談过这样的話之后，倒真想喝点茶，”別列日諾依笑了。

“皮金来了，”朝着门坐的謝尔皮林說。“你拿来了什

么东西呀?”

皮金脫下皮袄，得意扬扬地把一瓶香檳酒放在桌子上。

“嘿，这真意想不到啊!”謝尔皮林說。

“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皮金說着，靠桌子坐下去。“还是我生日的时候，太太托人給捎来的，我一直留着沒有喝。打开吧?”

“我們挨到二十四点再喝吧，”謝尔皮林說。“现在你先把茶喝了。”

“那我就等着吧，”皮金說。“費多尔·費多罗維奇，把你念給我們听过的那份总结給我，我要亲眼瞧瞧……”

謝尔皮林伸手到軍便服的口袋里，掏出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迹清楚的紙来。这是《我軍六星期进攻总结》，从莫斯科拍发，由师里的无綫电兵記錄下来的。在今天迎接新年的会上，一开始就宣讀这份总结。后来把它复写成好几份，分发各团团长，要各团各营在一夜之間尽可能多复制几份，在第二天早晨軍报送到之前让每一个士兵都能看到。

看了总结之后会产生何等强烈的印象，謝尔皮林是按照他自己的体会来判断的。世界上沒有一样事情象战争那样吞噬着整个人心。今天，当他还不是朗讀而是初次默讀这份六星期战斗总结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整个战事的具体规模，而在平日，这规模总是被从早到夜充塞

师长头脑的日常事务遮掩着的。他这一师只不过是最近六星期来所完成而且还在继续完成的伟大业绩的一小部分。但这感觉同自卑感毫无共通之处；相反地，这是促使心灵高尚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的力量虽然渺小，却无疑地参与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象这样的大事，此刻在他意识中还容纳不下，而以后将被称为这场伟大激战的史迹。

其实，何必以后呢？就是现在也已经成为史迹了。

“拿去，你再念一遍吧，”谢尔皮林说着，推开茶杯，把那叠纸递给皮金。

“‘由于我军突破成功，进攻顺利，斯大林格勒地区德军下列各兵团及部队被围：第十四、十六、二十四德国坦克师，……第七十一、七十六、七十九、九十四、一百、一百一十三、二百九十七……’”皮金念着，谢尔皮林把臂肘靠在桌上倾听，好象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初次听见。

皮金念着被包围和被击溃的德国师团的番号，被击毁和被缴获的大炮、坦克、飞机的数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行军路程的公里数：他们曾到过斯大林格勒以南、以北、以西的顿河上游和中游，到过卡利特瓦河和契尔河，到过顿河区的和卡耳梅次的冬季草原……

皮金的单调的声音显得庄重而威严，谢尔皮林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不再把臂肘靠在桌上，却坐在墙边，离开读战报的皮金，离开别列日诺依都很远。

他坐得远一点，仿佛是为了更清楚地打量打量他們两个。就是这么回事。

他听见皮金誦讀的声音，好象从远方传来的一片逐渐增长的可怕的喧嘩声；听着这种声音，头脑中只能考虑自己的师和坐在他面前的这两个人。

如果实际情况真如皮金所談的那樣，那么，他們的师在这以前就該完成了它应当完成的任务；既然他們的师还没完成这些任务，总结所說的就不可能。

不錯，此刻这个师停滞不前，靜待时机，而其他各师正在別处冒着炮火，浴血进攻。可是，为了让这几个师现在能够展开冬季攻势，他的师曾經在整整夏秋两季里使自己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战士们曾經叫坦克給压死在战壕里，叫炸弹給活埋到地里。他們曾經撤退过，也反攻过，放弃了陣綫，又坚守陣綫，接着重又放弃陣綫；曾經遭受极大的流血牺牲，得到过补充，然后又是流血牺牲……

人家說謝尔皮林懂得爱惜人。可是所謂“爱惜人”是什么意思呢？他总不见得叫他們排起队来，帶他們离开前綫，跑到既不打枪又不轰炸、不可能使他們死亡的地方去吧。在战争中爱惜人，不过是指不讓他們遭受毫无意义的危險，同时又要毫不犹豫地把他們推向必要的險境中去。

这所謂“必要”，如果你的见解正确，便是真实的，如果你的见解不正确，便是虛假的，——掌握这“必要”的尺

度，責任全在你身上，全凭你的良心。在這兒戰場上，沒有預習的機會，不可能先作試驗，試下來不對再改正。在這兒戰場上，沒有草稿，不可能撕掉了再誊清一份。這兒的一切全都用血寫成，——從頭到尾，從第一個字母到最末一個句號……

一方面，超越權限會導致流血，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時刻不使用權限，也會導致流血。那麼你的權限的尺度何在呢？要知道，歸根結蒂，多半不是由首長，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由法庭，事後再來確定你的權限，而是在你發命令的當兒由你自己確定！事後，首長們首先注意到事情的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而不去考慮你當時如何想法，如何感覺，是超越自己的權限，還是相反，不使用自己的權限。

他在夏秋兩季奉命行動時所遵照的那些決定和指令，現在有許多在他看來並不是頂好，而是不正確、不恰當的。但是歸根到底，這一切總合起來，又顯得正確了，因為它終於導致了皮金用單調的聲音朗讀着的勝利。皮金就要讀完，此刻正在讀方面軍的名稱和司令員的姓名。

“嗯，是正確的。可是人呢，人呢！……最好能讓所有這些人都活過來，坐在四周圍……”

他覺得自己身背後有一群默不作聲的死者，他們永遠也聽不見他現在所聽到的東西了；想到這裡，熱淚幾乎奪眶而出。

皮金和別列日諾依，从这一师最初投入战斗的七月里的那一天起，就同他并肩作战。而现在他們两人倒还健在，此刻就坐在他旁边，虽然也談不上怎样顾惜自己的身体。

瞧，这儿坐着皮金，又瘦又长，象根竿子。师参謀长根納季·尼古拉耶維奇·皮金，是参謀部里年齡最大的人，他今年已滿五十了。这儿坐着皮金，他在沙皇的軍隊里就当过上尉，后来在国内战争时沒有参加作战，而是在后备团里服务，因为上头不信任他。誰知道呢，也許在当时这是正确的。

这儿坐着皮金，他在二十年代曾被步兵学校免职，因为他妻子是新經濟政策时期一个資本主义分子的妹妹。于是他只得重起炉灶，讀了函授大学，順着办公厅的长梯級一直爬到人民委員部會計主任的职位。

这儿坐着皮金，他在战争开始时是志愿后备軍中的一員，后来当上了师参謀长；对他可以象对自己一样信任。现在在战场上，他在精确和固执这两方面仍然保留着會計主任的特点。

这儿坐着皮金，他彻夜不眠，孜孜不倦，但从来不忘記按时吃东西，喝酒。皮金嘴唇上蓄着一撮棕黄色口髭，一张軍官面孔干巴巴的，身材瘦削，师里的人为此戏称他为弗兰格爾；他經常慎重其事地給他的胖太太写家信，并且一本正經地說她在二十年代是莫斯科最美的女人；通

訊連里有一个小姑娘，不知为什么对他非常倾心，虽然她很可以爱上比他年轻的人。

关于皮金，凡是能够知道和必须知道的一切，谢尔皮林全都知道。现在他望着皮金，对他怀着感激的心情，为他活了下来，现在正坐在这里诵读这份总结……

别列日诺依也活了下来，虽然这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他现在也坐在这里听皮金诵读，他眼睛里涌出泪水，因为他是属于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这一类人的。

别列日诺依为了他那以前担任顿巴市委书记的哥哥而受到的严厉的警告，已经在战争时期取消了，——就谢尔皮林记忆所及，他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这个哥哥。他显然不相信自己的哥哥是人民公敌，但他不可能大声地说出这一点，小声地说吧，他又不会。

别列日诺依头发剃得精光，身材矮小而结实，脖子粗大，还长着两条粗实的铁臂，喜欢喧闹，多愁善感，说话常用矿工词汇，哼唱矿工的歌曲，具有二十年代顿巴斯的青春活力，曾在《煤仓报》上发表过不高明的诗篇。不知为什么，他至今一直把这些诗篇和一张年青时代的照片一同带在身边；原来他曾有过一头那么松软美观的黑鬃发，现在望着他的秃头，简直难以想象。

别列日诺依是在共青团里教养大的，在这以前他是一个流浪儿，十五岁上父母患斑疹伤寒死去，他便成了孤儿，按材料记载，他还是个犹太人。关于这一点，师里很